

項元汴收藏與千字文編號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為例

陳階晉

明代的中晚期，在江南出現了一個著名的收藏家與鑑賞家——項元汴

（二五二五—一五九〇），他以「天籟閣」為其藝術收藏堂號而馳名海內。明末清初的姜紹書在《韻石齋筆談》

中言道：「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三吳珍秘，歸之如流。」可見其收藏規模龐大，令時人與後世均讚嘆

有加。從項元汴開始廣徵天下珍藏之後，陸續培育出項氏一門子弟，傳承雅風，數代相承，從其子、姪、孫直到曾孫、玄孫等輩，形成一個龐大的收藏世家。

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為起首的〈千字文〉，完成於南朝梁武帝

（四六四—五四九）時期，流傳至今已一千四百多年，它以連綴一千個不重複的文字而成，編撰成一篇論及自然、社會、歷史、倫理等的四言韻書。千字文不但是歷代書法家競相書

寫的好材料，歷來除了被視為兒童識字啟蒙教育的教材，也常將之當成數字的編列，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如

清宮中相關於道釋書畫的收藏目錄——《秘殿珠林》，在初編的凡例中也言道：「編號字樣做項氏天籟閣收藏款式用周興嗣千字排次」。而故宮文物

的原始編號，則代表成立之初的登記

入藏排列順序，又如一般台灣男子服役時所發之兵籍號碼的首字，隱含著出生地域的編號；這些都是〈千字文〉編號的廣泛運用。在項元汴豐富的收藏中，也運用過〈千字文〉來整理書畫作品。

據筆者掌握現有之資料，著錄於明清典籍與傳世作品中，具有千字文編號的項氏書畫藏品，約有一百三十件左右。如果以一千字為一千件來計算，所知的數量只約占十分之一強。

書畫作品數量與裝裱形態

據筆者掌握現有之資料，著錄於明清典籍與傳世作品中，具有千字文編號的項氏書畫藏品，約有一百三十件左右。如果以一千字為一千件來計算，所知的數量只約占十分之一強。



58 珍字參號
明 唐寅
畫 嵩山十景



302 甚
傳元 任仁發
款 中八仙圖



395 志字號
元 高翼
書 通書



477 亦
傳 宋人
香山高會圖



478 聚字號
元 趙鼎
書 母衛宜人墓誌



482 藥
元 王蒙
秋林萬壑



495 槐字號
傳元 趙孟頫
篆書 千文



531 伊
宋 高宗
賜岳飛披箭



624 亭
元 王振鵬
龍舟圖



666 熟
傳五代 周文矩
七賢遊園圖



689 聆
明 仇英
臨宋元六景



719 幸
明 沈周
畫 韓愈畫記



729 索
元 趙孟頫
覽鷹圖



742 慮
明 仇英
漢宮春晚



751 歡
傳宋 馬和之
柳溪春船圖



753 渠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768 凋
元 趙孟頫
尺牘(吳門帖)



776 韻
宋 蔡襄
書尺牘



778 鷗
宋 范純幹
書尺牘



780 運
宋 錢選
煙江待渡圖



786 讀
宋 黃庭堅
書尺牘-致雲夫七弟尺牘



797 屬
宋 蘇軾
書次韻三舍人省上詩



801 具
宋 蘇軾
尺牘-致夢得帖



814 厭
宋 黃庭堅
書尺牘-禮臺銀杏帖



826 御
傳宋 張即之
書李衍墓誌銘



985 孤
明 文彭
草書 採蓮曲

展場巡禮

項元汴收藏與千字文編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為例



圖三 傳宋 馬和之〈柳溪春舫圖〉，本幅右下角「歡」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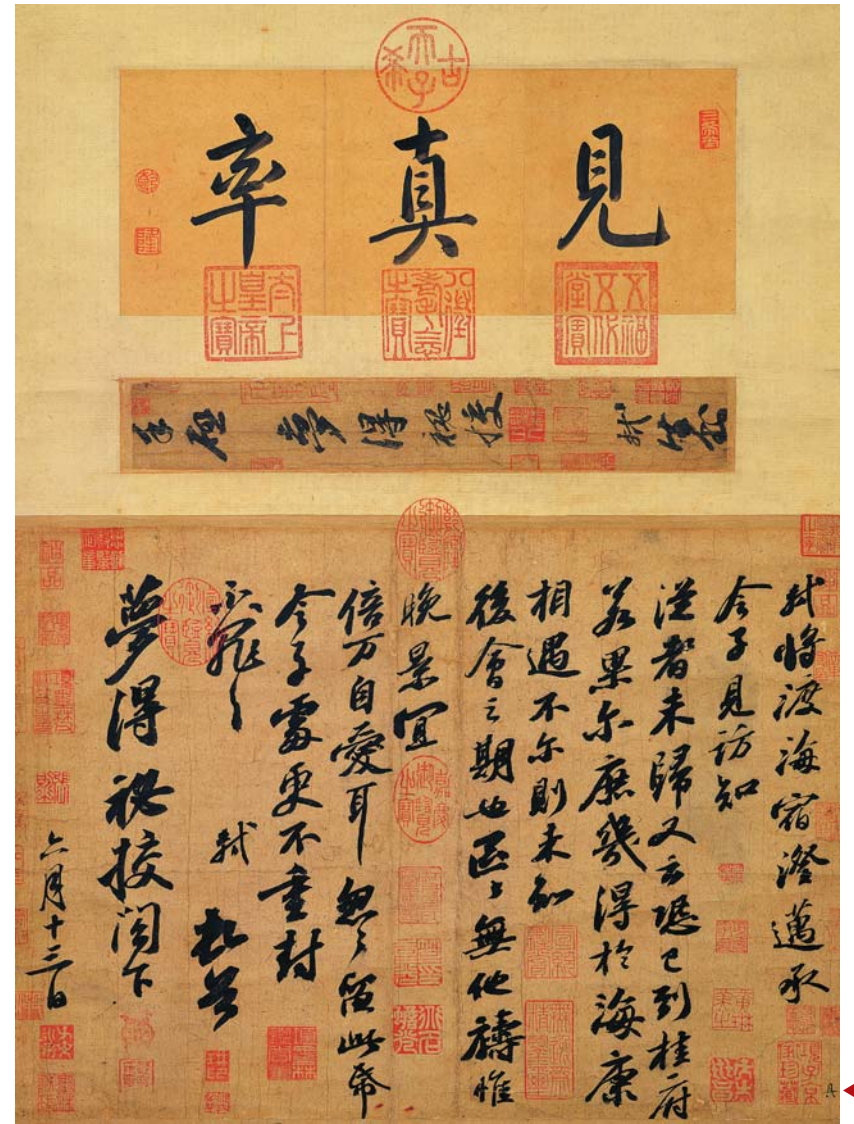


圖四 元 吳鎮〈嘉禾八景圖〉本幅右下角「渠」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三十二件（如後表格所列），而北京故宮至少藏有二十七件，甚或更多。其餘則散藏在如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及美國大都會、弗利爾等國外的博物館、

美術館之間。在這次的七至九月的「明代項元汴家族的書畫藝術與收藏」展覽中，選出了具有項元汴千字文編號的作品計廿六件（圖一），而第一六七「才」

根據資料顯示，項元汴的收藏生涯達四、五十年之久，所收歷代書畫名蹟不下千餘件，內容豐富精妙，其



圖二 宋 蘇軾〈致夢得秘校尺牘〉，本幅右下角「具」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字編號的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與第七〇二「其」字號的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因名列故宮七十件書畫精華國寶，因有展出四十天的限制，第七〇七「譚」字號的金武元直〈赤壁圖〉已出現於「赤壁文物特展」，第七九六「畏」字號的宋李建中〈土母帖〉已於今年初在「筆有千秋業」中展過，第八一七「親」字號的宋高宗〈書七言律詩〉排定於明年秋季的南宋特展等，是以上述五件作品未選入此次展件。

編號的位置、型態與排列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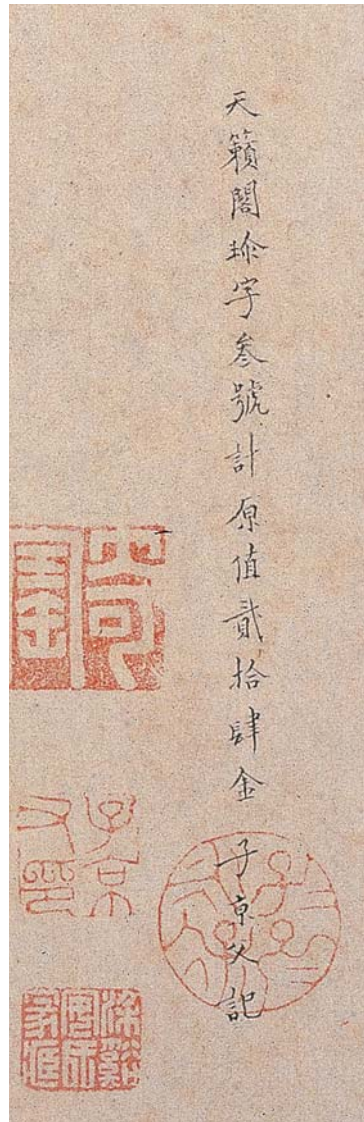
從裝裱形態言，在三十一件作品當中也可看出以卷、冊居多，立軸只有區區三件，而其中的和宋蘇軾〈致夢得帖〉（圖二）和傳宋馬和之〈柳溪春舫圖〉（圖三），原本應是冊頁型態，後經改裝而成立軸。以一百三十件而言，也見有相同的情形，立軸數量所佔比例甚微，總數不到十件。

展場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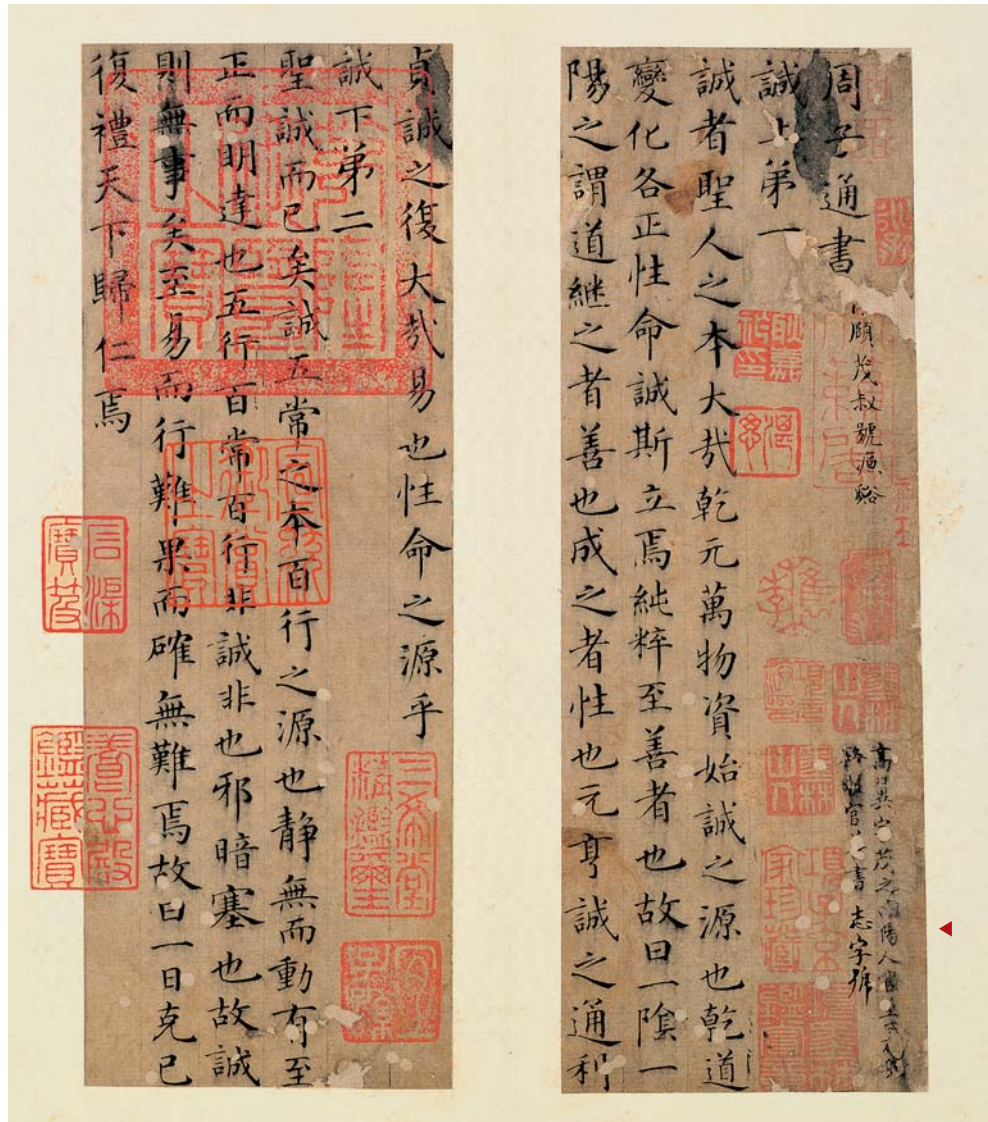
項元汴收藏與千字文編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為例



圖九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卷末項元汴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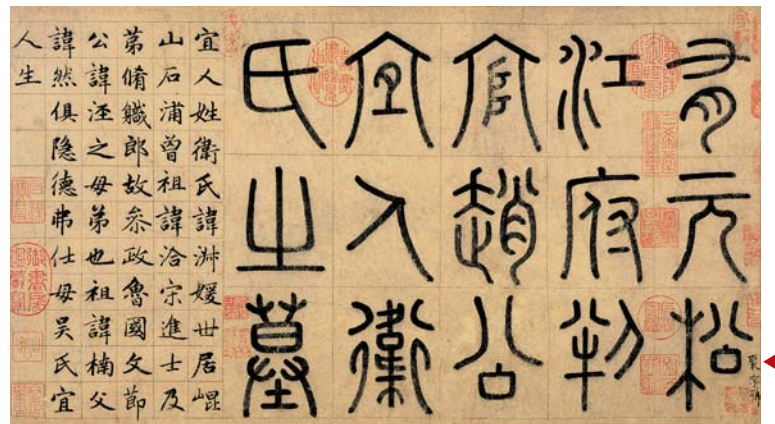
圖八 唐寅〈畫嵩山十景冊〉後副葉項元汴題識：「天籟閣珍字參號計原值貳拾肆金」



圖七 元 高翼〈書通書〉冊本幅第一開「志字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元 王蒙〈秋林萬壑〉本幅右下角「藁」字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元 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卷 右側「聚字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又如元王蒙〈秋林萬壑〉(圖五)本幅右下有「藁」字編號；其二則是如元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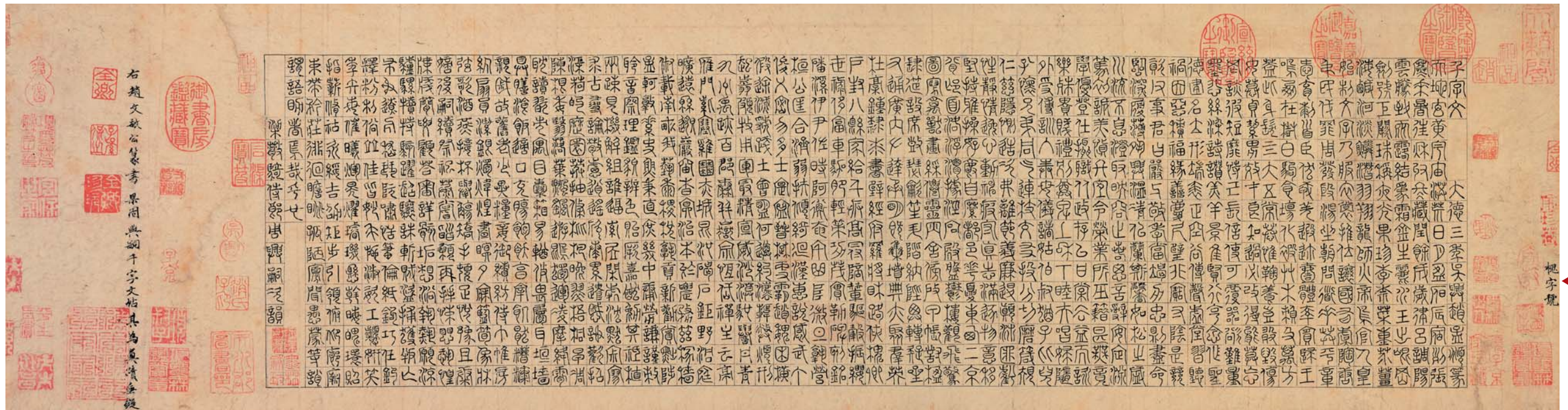
本幅最右側記有「聚字號」、元高翼〈書通書〉(圖七)冊本幅第一開有「志字號」三個字的編號方式。其三

是將編號寫於識語跋文中，如唐寅〈畫嵩山十景冊〉，在後副葉中有項元汴的題識：「天籟閣珍字參號」(圖八)一語，是否「珍」字下另有數字編號，由於未見其「壹」及「貳」號，僅能存疑；又如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卷末項元汴跋：「宋御府珍祕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明橋李墨林山人項元汴鑑賞，才字號」(圖九)。這三類編號方式中以單字編號最為常見，另外兩種則較為少見。

從編號排列順序來看，前述唐寅〈嵩山十景冊〉之「珍」字在千字文排行第五八字，是院藏作品中所見編號排序最前面的一件。又據筆者調查資料，排在此之前的編號僅「黃」字(第四)宋趙孟堅〈水仙〉卷(見《金梁盛京故宮書畫錄》)、「宇」字(第五)宋趙孟堅〈墨蘭〉卷(見《石渠寶笈三編》記載)、「洪」字(第七)元徐賁〈草堂圖〉軸(瑞典遠東古物館藏)、「閏」字(第二五)宋燕肅〈春山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四件，「天字第一號」究竟

中的部分會應用了〈千字文〉作為收藏編號，編號字大多書於畫幅右下角或卷後題識。

觀察院藏作品之項元汴千字文編號型態主要有三類，其一是僅有單一字編號如元吳鎮〈嘉禾八景〉(圖四)，可見本幅右下角「渠」字號，



圖十 元 趙孟頫〈篆書千文〉「槐字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傳元 任仁發〈飲中八仙圖〉(局部)「基」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何物，疑蹤未解，甚是遺憾。此外，就院藏有千字文編號的三十一件作品中，可明顯看出排列於千字文七百多號的數量有十四件，為數最多，這種現象其實也存在於約當一百三十件具有千字文編號的項氏藏品中。在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裡，排列於七百至七九九間編號的達三十三件，其次為六百多號的，有二十二件；再其次者為八百多號的，有十八件。至於其因為何，尚待進一步分析。缺號的部份，



圖十一 〈辰帖〉、〈漢汲黯傳〉及〈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上千字文編號

或在作品輾轉流傳之間，為後世藏家所裁切割去。

千字文編號的筆跡

以筆跡而論，院藏品中有四件三個字的編號——「才字號」「志字號」、「聚字號」以及傳元趙孟頫〈篆書千文〉(圖十)「槐字號」，其「號」字的右方寫法，有「虎」與「厖」之分，比對項元汴在他處有關「號」的寫法，如藏於北京故宮的元虞集〈即辰帖〉(即總管大尹札)，後有「承字號」三字；以及日本永清文庫收藏的元趙孟頫楷書〈漢汲黯傳卷〉，後有「宗字號」等字；上海博物館藏宋高宗(趙構)〈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之「息字號」等(圖十一)，均為後者之寫法。若再以其字形用筆比對之，「槐字號」三字似非出於同人筆跡。故宮藏品中不乏項元汴的書畫真跡，以其書畫上的題跋作為其書跡的根據，得以比對出在為數三十一件的千字文編號裡，存在著異同的書風筆跡，待進一步比對以明實情。

另外，院藏尚有一件傳為宋馬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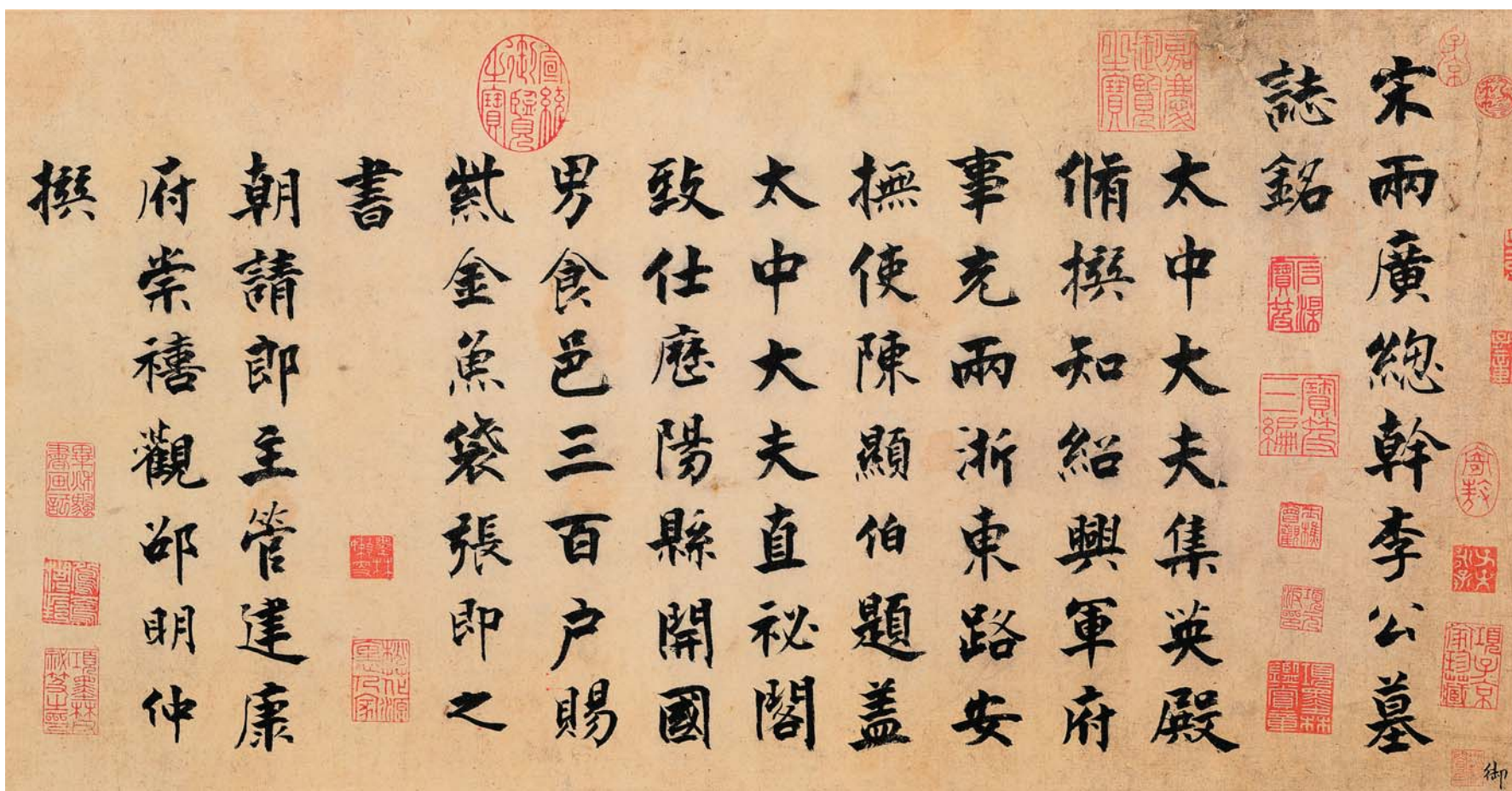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傳宋人〈香山高會圖〉(局部)「亦」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的〈畫麻姑仙像〉，雖在畫面左下角有一「試」字，然因千字文中未列此字，而且寫入位置、筆跡與鈐蓋項氏諸藏印均不符，所以未列入項氏藏品考量。

重號或補號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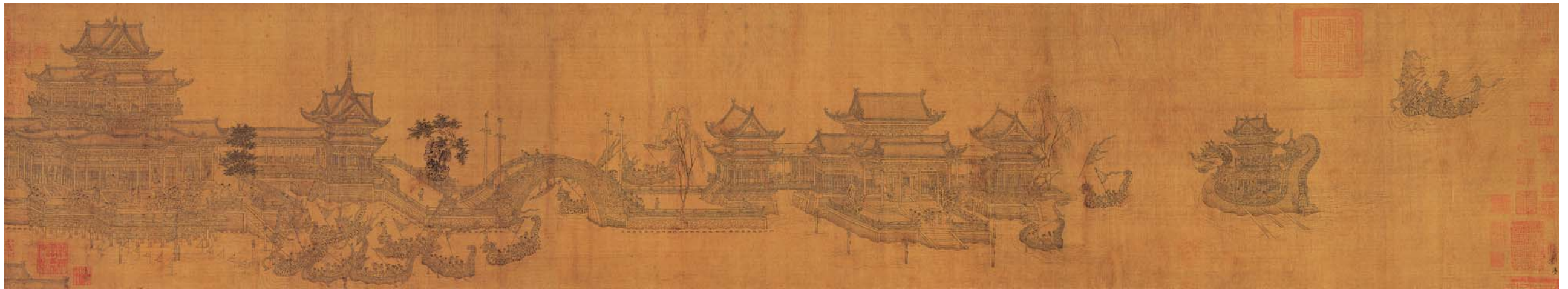
在項元汴千字文編號藏品中，發現有重號的問題，如院藏傳元任仁發〈飲中八仙圖〉(圖十二)，為第三〇二「甚」字編號，而在〈江村消夏錄〉卷一中所記載的元俞紫芝(俞和)〈臨十七帖〉，也具有相同編號，並有項氏題跋：「明墨林山人項元汴真賞。俞和子中手臨唐摹十七帖。其值三十兩。萬曆己卯秋日重裝。墨林項



圖十四 傳宋張即之〈書李衍墓志銘〉「御」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汴」。無獨有偶，同是院藏傳宋人〈香山高會圖〉(圖十三)與〈石渠寶笈續編〉中所錄明文璧〈幽居圖〉(下落不明)，兩件都相同有著第四七七「亦」字編號。另外本次展品中傳宋張即之〈書李衍墓志銘〉(圖十四)，此件在內容行列分布皆與日本藤井有鄰館所藏本相同。兩卷皆曾為項元汴所有，均有千字文「御」字編號。

這些重號的問題可能表示項氏元汴在編碼之際，有錯誤或補號的情形。是否為錯誤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據說他曾藉著經營古玩書畫買賣而致富的傳言是真，那麼一進一出之間，不無補號的可能。此外，也可能出於



圖十五 元 王振鵬〈龍舟圖〉「亭」字編號及「宋」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四九八—一五七三)、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前往鑒定藏品真偽，其藝術品味的程度應不馬虎。事實上，項元汴對於自己鑒定古書畫的目力很自信。在詹景鳳(一五三二—一六〇二)《東圖玄覽編》附錄中，記載著一段記述：「(元汴)因謂

余：今天下誰具雙眼者？王氏二美(指王世貞元美與王世懋敬美兄弟)眇視者也！唯文徵仲具雙眼，則死已久。今天下誰具雙眼者？意欲我以雙眼稱之。而我顧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廣，天下人如彼眾，走未能盡見，天下賢俊，烏能盡識天下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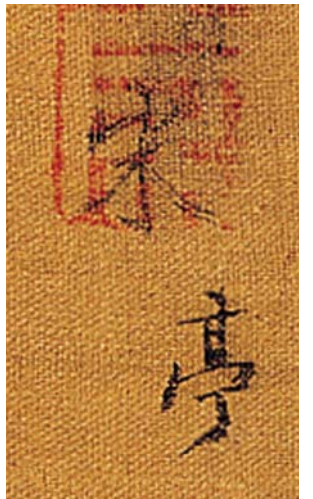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傳五代 周文矩〈七賢過關圖卷〉(局部)「熟」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人造假，畢竟項元汴的收藏遠近馳名，古董商難免假藉其名以提高作品身價。〈香山高會圖〉與〈飲中八仙〉均非宋、元真跡，「甚」、「亦」二字筆跡有可疑之處。故宮藏〈書李衍墓誌銘〉亦疑為後世做本。
而在元王振鵬〈龍舟圖〉(圖十五)右下角有第六二四「亭」字編號，其上方有一字跡稍淺並略顯模糊的「宋」字，或即誤寫而更正所為。

千字文編號的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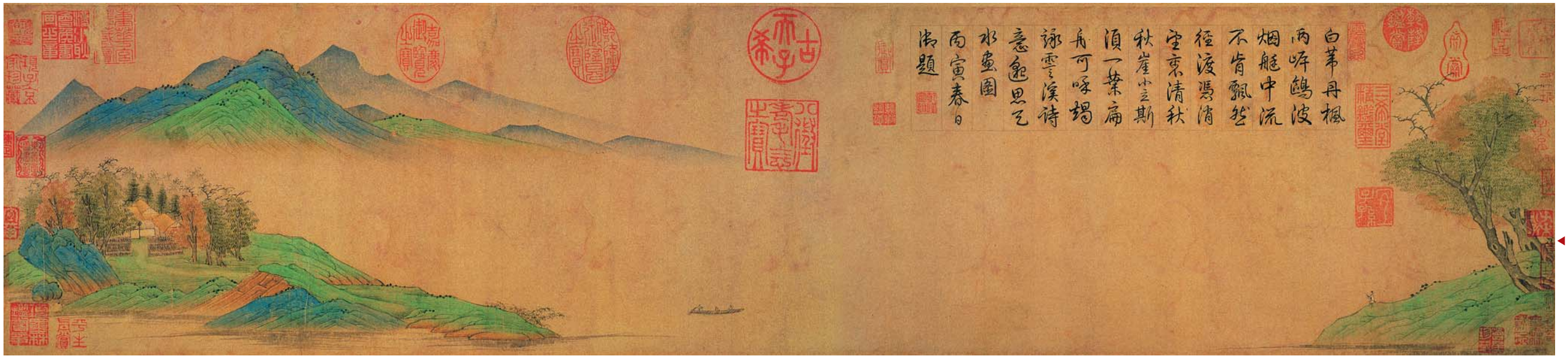
那麼，項元汴的千字文編號代表著什麼意義呢？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學者嘗試探索是否為項元汴購藏的順序，但在比對排列有關項氏題跋中所言及的購入年代，顯然作品上千字文編號排序與項氏購藏年代並無關

聯，是以此說並無法成立。也有日本學者提出是按四字一句如「天、地、玄、黃」的排序，以之分為「極上」、「上」、「中」、「下」四種等級，為項元汴品第之分。
不過，如此一來，則故宮院藏品中的傳宋人〈香山高會圖〉居於「極上」，傳五代周文矩〈七賢過關圖〉(圖十六)「熟」字號)與傳元任仁發〈飲中八仙圖〉列為「上」等，反而如金武元直〈赤壁圖〉(「譏」字號)被列為「中」等，而元趙孟頫〈吳門帖〉(圖十七)「澗」字號)、宋蔡襄〈書尺牘〉(圖十八)「緇」字號)、元錢選〈煙江待渡圖〉(圖十九)「運」字號)、宋李建中〈土母帖〉(「畏」字號)則竟屈居「下」等。王禪登(一五三六—一六一二)曾說項元汴：「性乃喜博古，所藏古器物圖書。甲於江南，客至相與品覽鑒足，窮日忘倦。」天籟閣的藏品豐富精妙，蜚聲中外，當時不少風雅之士，紛紛慕名前往求訪，以觀賞其珍藏為榮。項元汴也常邀當時鑒藏名家，特別是文徵明的兩個兒子文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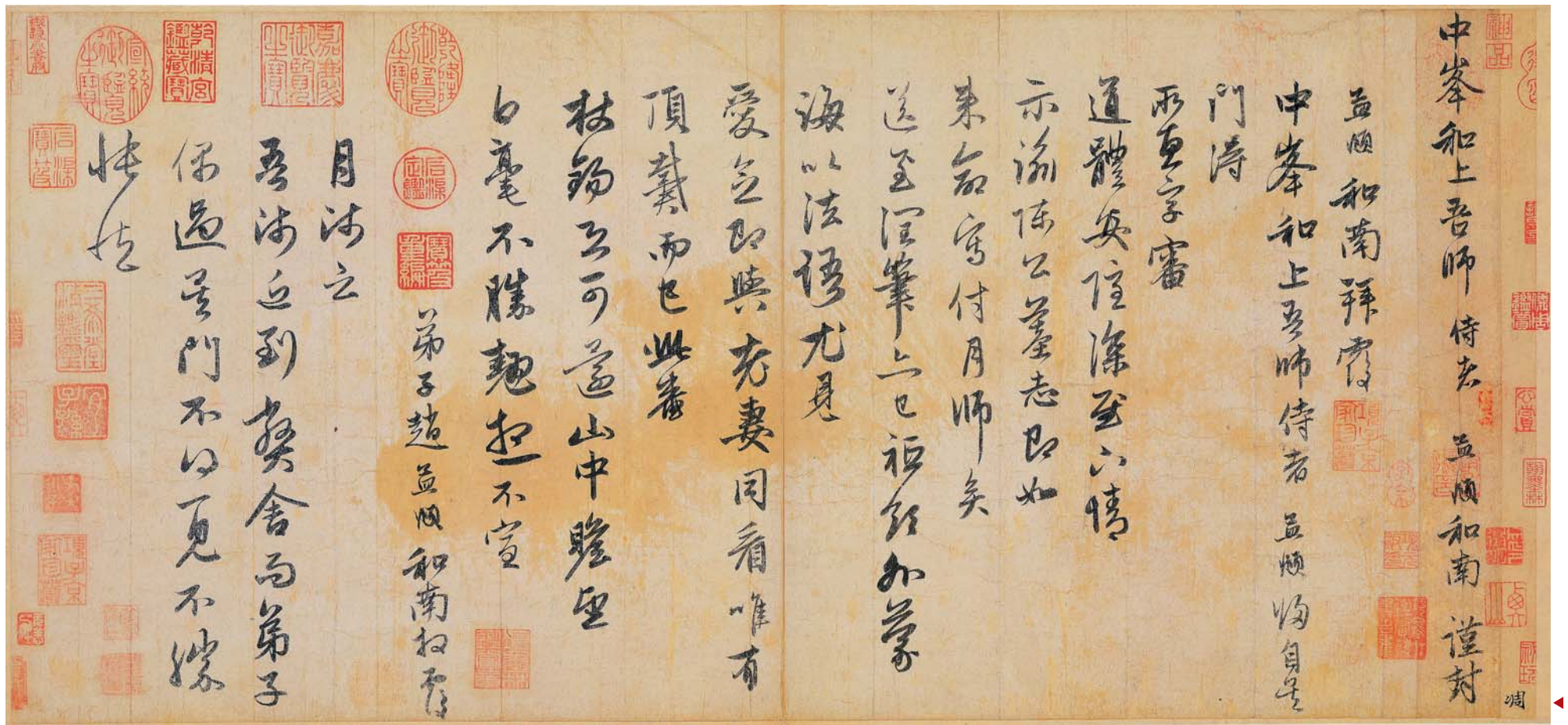


展場巡禮

■ 項元汴收藏與千字文編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為例



圖十九 元 錢選〈煙江待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按《石渠寶笈》原著錄為〈秋江待渡〉，因引首有乾隆題「煙江待渡」四字，院藏品名以之登錄)



圖十七 元 趙孟頫〈吳門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項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與汴耳。」項元汴認為當時天下具鑒藏之慧眼的，唯有詹景鳳與他自己。因此，以千字文編號作為品第之分的說法，恐有商榷餘地。由於至今未見項元汴本人收藏目錄傳世，相關記載亦未言及其千字文編號真正的意涵，一切僅是後人推測之論，筆者亦無法確切理解，僅能提供部分說法予讀者參考。

關於項氏收藏後續問題的延伸

除了千字文編號，項元汴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出現不少題識與標價也

是特色之一。其書於藏品之題識偶見

長文，但以兩行左右最為常見，有時還會將購藏價格載於卷後。例如明仇

英〈漢宮春曉〉卷末跋「子孫永寶，價值二百金」(圖二十)、元趙孟頫

〈甕隔圖〉「原價五十兩」、金武元直〈赤壁圖〉「其值壹百伍拾金」(圖二十一)、明唐寅〈畫嵩山十景〉「計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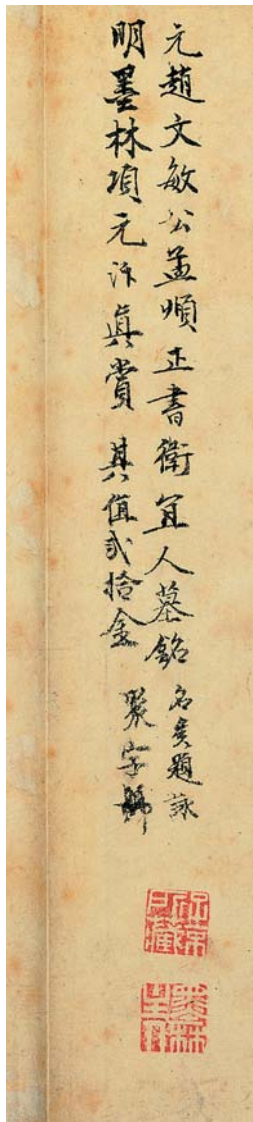
值貳拾肆金」(圖八)、元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卷「其值貳拾金」(圖

二十二)，這些題識與標價筆跡雖不一，但都意味著藏家對於書畫作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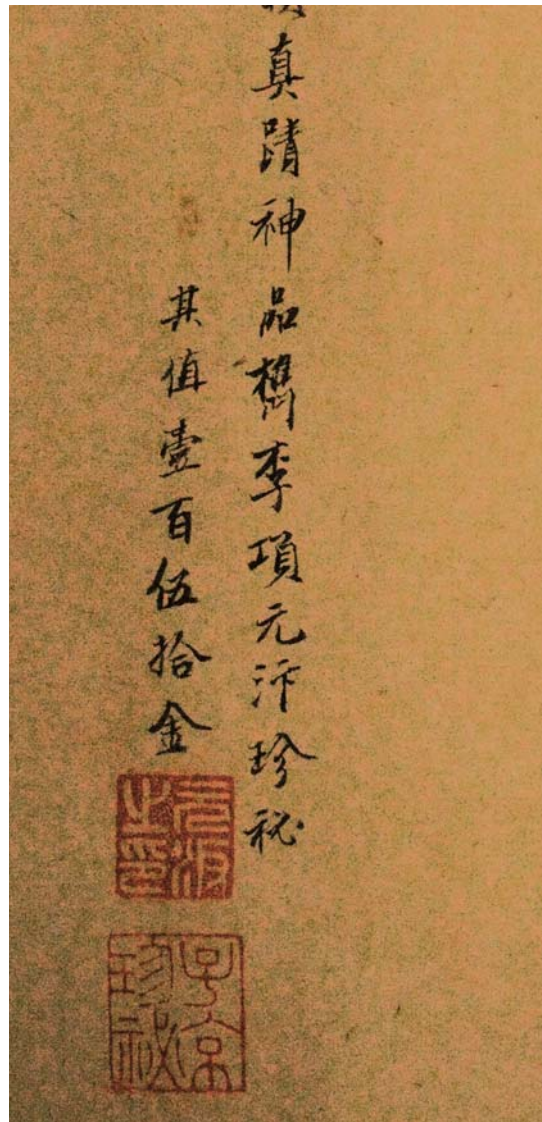
喜好與評價，也反應明代中晚期書畫

展場巡禮

項元汴收藏與千字文編號—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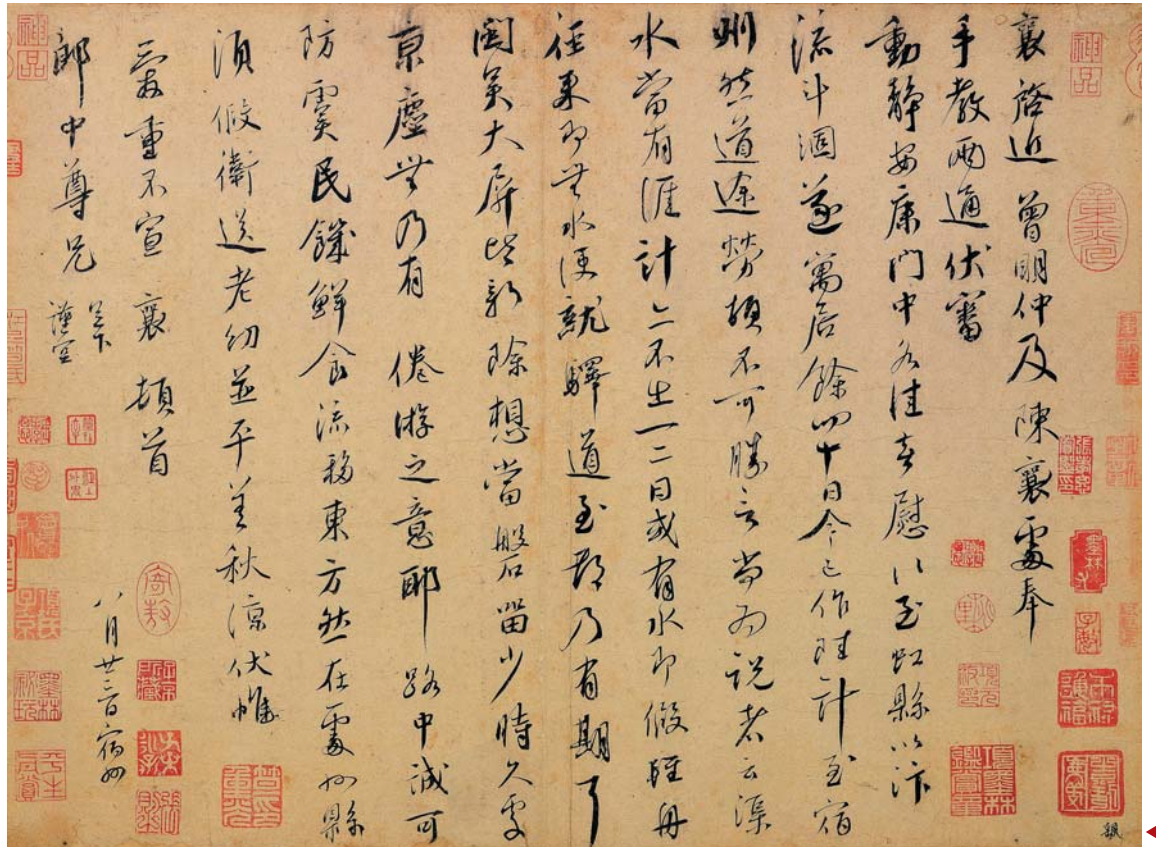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元 趙肅〈書母衛宜人墓銘〉卷末項元汴跋「其值貳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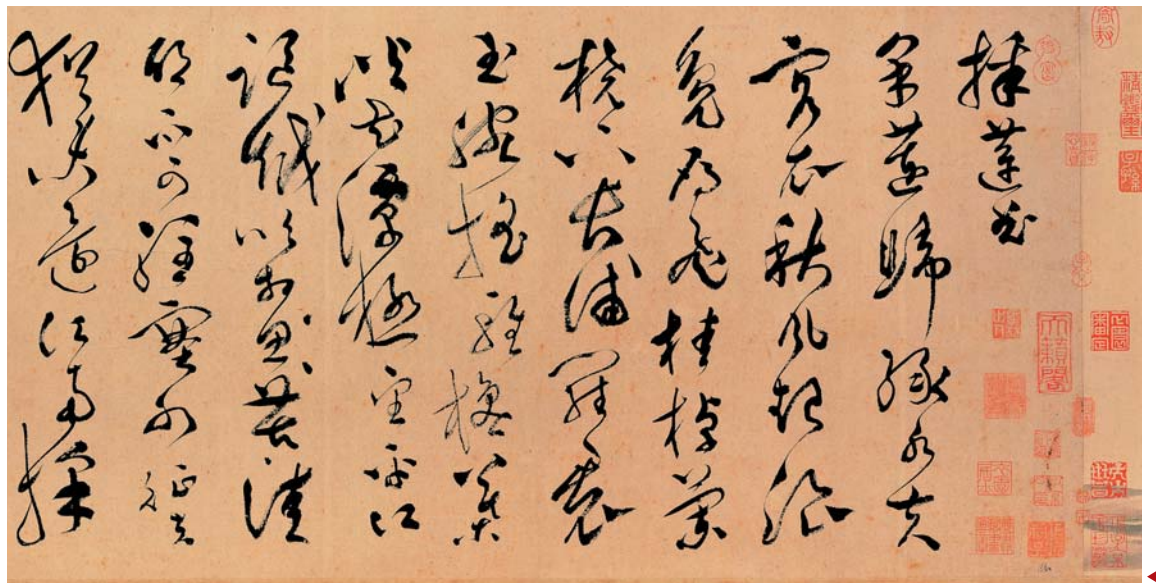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金 武元真〈赤壁賦〉卷末項元汴跋「其值壹百伍拾金」



圖二十 明 仇英〈漢宮春曉〉卷末項元汴跋：「子孫永寶，價值貳佰金」



圖十八 宋 蔡襄〈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三 明 文彭〈草書採蓮曲〉(局部)「孤」字編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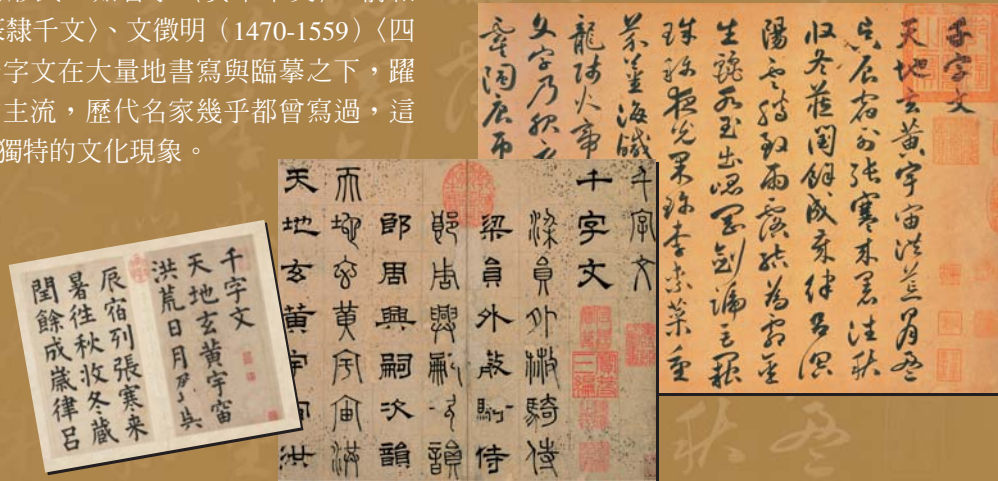
收藏市場的取向，值得進一步探討。

此外，項元汴的鈐印問題也令人深感興趣，其收藏作品上所鈐蓋的鑑藏印章，數量甚多堪稱歷代私人藏家之翹楚。明、清兩代的收藏家多擁有收傳印章，一般所見鈐蓋個十幾方還算平常，但項元汴卻是個異數，在其藏品上所鈐蓋的收藏印可多達幾十方，如本院唐代懷素的〈自敘帖〉，可發現有其七十多方的藏印，甚如〈盧鴻草堂十志〉還多達百餘方。而用印受項元汴影響最深的，則莫過清代的乾隆皇帝，他於南巡江南時曾前往嘉興，因痛惜項氏天籟閣與所藏俱無所存，曾作〈天籟閣〉詩一首。返回京城後依然留戀不已，甚至下旨按嘉興天籟閣意境，在皇家園林承德避暑山莊新建「天籟書屋」一座。還會命內府將宮廷收藏的原項氏天籟閣舊藏之書畫，選出宋、元、明名家米芾、吳鎮、徐賁、唐寅畫卷各一幅，移藏於天籟書屋，並作長歌一首記其事。其中的唐寅畫卷，即具有第九八五「孤」字編號的明文彭〈草書採蓮曲〉，此卷乃由唐寅〈採蓮圖〉、明文

千字文書法展

展期：2009/07/01 ~ 2009/09/25
陳列室：204, 206, 208

傳世的千字文書蹟中，除篆、隸、草、行、楷外，還有混合數體的形式，如智永〈真草千字文〉、俞和（1307-1382）〈篆隸千字文〉、文徵明（1470-1559）〈四體千字文〉等。千字文在大量地書寫與臨摹之下，躍升為書寫內容的主流，歷代名家幾乎都曾寫過，這也成為書法史上獨特的文化現象。



明代項元汴家族的書畫藝術與收藏

展期：2009/07/04 ~ 2009/09/25
陳列室：210, 212

展覽精選項元汴及其子、姪、孫輩等書畫佳作，並整理出本院珍藏具有千字文編號之項氏舊藏名蹟廿六件，藉此呈現天籟閣收藏一端與項氏家族的藝術成就。

| 朝代 | 作者 | 品名 | 形式 | 號序 | 千字文編號 | 備註 |
|---------|-----|-----------|----|-----|--------|-----------|
| 1. 明 | 唐寅 | 畫嵩山十景 | 冊 | 058 | 【珍字參號】 | 原值貳拾肆金 |
| 2. 晉 | 王羲之 | 平安何如奉橘帖 | 卷 | 167 | 【才字號】 | 未展，其值貳佰金 |
| 3. 傳元 | 任仁發 | 飲中八仙圖 | 卷 | 302 | 【晷】 | |
| 4. 元 | 高翼 | 書通書冊 | 冊 | 395 | 【志字號】 | |
| 5. 傳宋人 | | 香山高會圖 | 卷 | 477 | 【亦】 | |
| 6. 元 | 趙肅 | 書母衛宜人墓誌 | 卷 | 478 | 【聚字號】 | 其值貳拾金 |
| 7. 元 | 王蒙 | 秋林萬壑 | 軸 | 482 | 【藁】 | |
| 8. 傳元 | 趙孟頫 | 篆書千字文 | 卷 | 495 | 【槐字號】 | |
| 9. 晉 | 王羲之 | 七月都下二帖 | 卷 | 502 | 【給】 | |
| 10. 宋 | 高宗 | 賜岳飛批劄 | 卷 | 531 | 【伊】 | |
| 11. 元 | 王振鵬 | 龍舟圖 | 卷 | 624 | 【亭】 | |
| 12. 傳五代 | 周文矩 | 七賢過關圖 | 卷 | 666 | 【熟】 | |
| 13. 明 | 仇英 | 臨宋元六景 | 冊 | 689 | 【聆】 | |
| 14. 元 | 趙孟頫 | 鵲華秋色 | 卷 | 702 | 【其】 | 未展 |
| 15. 金 | 武元直 | 赤壁圖 | 卷 | 707 | 【譏】 | 其值壹佰伍拾金 |
| 16. 明 | 沈周 | 畫韓愈畫記 | 卷 | 719 | 【幸】 | |
| 17. 元 | 趙孟頫 | 瓊牖圖 | 卷 | 729 | 【索】 | 原價五十兩 |
| 18. 明 | 仇英 | 漢宮春曉 | 卷 | 742 | 【慮】 | 子孫永寶價值貳佰金 |
| 19. 傳宋 | 馬和之 | 柳溪春舫圖 | 軸 | 751 | 【歡】 | |
| 20. 元 | 吳鎮 | 嘉禾八景 | 卷 | 753 | 【渠】 | |
| 21. 元 | 趙孟頫 | 尺牘一吳門帖 | 冊 | 768 | 【澗】 | |
| 22. 宋 | 蔡襄 | 書尺牘 | 冊 | 776 | 【鏡】 | |
| 23. 宋 | 范純粹 | 書尺牘 | 冊 | 778 | 【鷗】 | |
| 24. 宋 | 錢選 | 煙江待渡圖 | 卷 | 780 | 【運】 | |
| 25. 宋 | 黃庭堅 | 致雲夫七弟尺牘 | 冊 | 786 | 【讀】 | |
| 26. 宋 | 李建中 | 土母帖 | 冊 | 796 | 【畏】 | 未展 |
| 27. 宋 | 蘇軾 | 書次韻三舍人省上詩 | 卷 | 797 | 【屬】 | |
| 28. 宋 | 蘇軾 | 尺牘一致夢得帖 | 軸 | 801 | 【具】 | |
| 29. 宋 | 黃庭堅 | 書尺牘一糟臺銀杏帖 | 冊 | 814 | 【獻】 | |
| 30. 宋 | 趙構 | 書七言律詩 | 冊 | 817 | 【親】 | 未展 |
| 31. 傳宋 | 張即之 | 書李衍墓誌銘 | 卷 | 826 | 【御】 | |
| 32. 明 | 文彭 | 草書採蓮曲 | 卷 | 985 | 【孤】 | |

*表格排序依作品上千字文編號排列之

參考書目

1. 鄭銀淑，《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2. 劉金庫，《南畫北渡—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台北：石頭出版社，2007。
3. 萬木春，《味水軒里的閑居者：萬曆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
4. 翁同文，《〈項元汴千字文編號書畫目考〉》《中國藝術史季刊》，台北：東吳大學，1979，頁157-177。
5. 松村茂樹，《〈項元汴が收藏書畫作品に記入した千字文の使用法について〉》《中國文化》46，日本：中國文化學會，1988年6月，頁40-62。
6. 陳行一，《嘉興項元汴及其天籟閣傳世書畫考略》《南方文物》，江西：南方文物編輯部，2003，第3期，頁63-68。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彭（草書採蓮曲）（圖二十三）及卷末項氏之畫、跋三作合成。時人嘗批評乾隆亂蓋「違章建築」，較之項元汴有過之而無不及，原來此種行徑卻是項元汴的翻版。項元汴那些巧立名目的收藏印記與獨立特異的跋語，確實是多見於書畫名蹟，不過，這些印

記與跋語不但無損於作品本身，反而為作品的遞藏經歷增添了佐證與評價的材料。此亦為筆者日後將延續的探索課題之一。總而言之，項元汴家資富饒，他所收藏的歷代代法書名畫與古籍刊本，還有鼎彝玉石等文玩，數量之

多，品質之高，出乎一般人想像，而除了書畫以外，對於項元汴收藏的古籍刊本與器物文玩等類，都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筆者目前僅就故宮具有千字文編號的項元汴書畫藏品進行初步探討，對於作品內容的分析與評價因篇幅有限，留待後敘。